

# 赋予女儿写字的情绪价值

◎ 冯兴方

前不久,我把手机相册里的两张书法照片拿给小女儿看,她现在上二年级了,我想让她多练习字。考虑到她一年级的书写基础不错,要再提升,得有个让她信服的理由。这两张照片,一张是之前学校二年级女生的习字作业,临摹得和例字几乎一样工整;另一张是学校五年级男生在全省硬笔书法比赛中获得特等奖的作品。这两幅字,或娟秀清雅,或舒展大方,整体效果都非常好。

女儿看后,眼里闪着羡慕的光。我趁机提出练习的建议,她爽快地答应了。

万丈高楼平地起。我和她约定:先练10天看看效果。

第一天练完,她兴冲冲地拿给我看。8个字中,“近”写得最不理想,第1笔“平撇”和第2笔“竖撇”都没到位,像两条黑蚯蚓从字中间穿过,很不好看。

我指着这两个笔画告诉她,还是基本笔画没练扎实,随手圈了出来。再细看,“肥”的最后一笔“竖弯钩”写得窄了,也圈了出来。大概是语文老师“好为人师”的习惯作祟,我又陆续圈出30多处有瑕疵的笔画。

小女儿不高兴了,哭丧着脸说:“爸,你就没有一个字满意吗?我辛辛苦苦写这么久,在你眼里啥也不是!我还练个什么劲儿?”

“正因为写得不够好,才要更认真练呀。”我用这个“高大上”的理由“绑架”了她,“你把圈出来的每个字再写一遍,这次一定能写好。”女儿斜了我一眼,很不情愿地回去写了。

望着她伏案的背影,我知道她满心委屈,被消极情绪包围着。怎样才能让她高高兴兴地练字呢?忽然,一句话闪过脑海:“孩子只有在感觉好的时候,才能做得好。”这不正是提醒我们要赋予孩子积极的情绪价值

吗?与其费力挑出写得不好的字让她沮丧,不如圈出写得好的,让她神采飞扬。

对,就这么办!

不一会儿,女儿把重新写的字递给我看。果然,委屈的情绪影响了她的发挥。我转而圈出写得较好的字,圈了16个。

当女儿看到有16个字被我认可,紧绷的小脸一下子灿若桃花。她拿着纸,看的却不是被圈出的字,而是那些没被圈出来的。“爸,我觉得这个‘提’字的第9笔‘竖’有点长了,‘月’的折钩有点驼背了……”她指出的问题,确实正是那些字没被圈出来的原因。我及时肯定了她在自我反思上的进步,特别表扬了她能发现自己的不足。

女儿高兴地说:“明天我一定要拿到更多的圈圈!”

第二天,我圈出了18个字,虽然

不多,她却很开心,因为“比昨天多了两个”。她依然主动对那些没被圈的字“评头论足”一番。我也顺势引导她思考怎样才能把字写得更好,灌输“观察汉字结构”“写好关键笔画”“注意部件大小”等书写要领,她都欣然接受了。

第三天圈了19个,第四天23个,第五天29个,第六天31个。

女儿趴在我耳边兴奋地说:“爸,我的小目标实现啦!”

“什么目标?”我饶有兴致地问。

“圈圈超过30个!”

“那你还要继续认真琢磨,怎么冲到40个哟!”

“知道啦。”她淡定地说完,又拿起田字格本认真研究起来。

我很欣慰,在引导女儿练字的过程中,赋予她积极的情绪价值,让她产生了进取的动力,也收获了进步的喜悦。

# 野外观鸟识鸟

◎ 刘琪瑞

“麻雀像奶奶,叽叽喳喳,说个没完!”逗得奶奶直乐。

我们还常遇见一种灰色的、像小鸽子似的鸟,三五成群飞落地面,悠闲踱步,并不怕人。有的脖子上仿佛戴着闪闪发亮的项圈,非常漂亮。它的叫声很特别,“咕咕咕、咕——”轻柔悦耳,每叫一声还伴随着一个鞠躬的动作。我告诉孙子:“这是斑鸠,也叫野鸽子、咕咕鸟。脖子上好像戴项圈的是珠颈斑鸠,又叫花斑鸠、珍珠鸠。那不是真的项圈,是黑白相间的珍珠状羽毛斑点。”孙子学斑鸠学得惟妙惟肖,嘟起小嘴“咕咕”叫,还向我们频频鞠

躬,模样可爱又滑稽。

我们还看见高树上的乌鸦,披着一身黑色大氅,像个神秘的魔法师。见我们走近,那只乌鸦“呱呱”大叫两声飞走了。孙子对这种体型较大的鸟有些害怕。我说:“乌鸦长相有点特别,叫声也响亮。可乌鸦是益鸟,常捕捉农田里的害虫和田鼠,是我们的好朋友。”我给他讲了《乌鸦喝水》的故事,孙子听了不由赞叹:“乌鸦,真聪明!”

低矮的灌木丛中飞来两只一身黑衣的小鸟,孙子指着说:“看,两只小乌鸦!”我告诉他:“虽然也穿黑衣服,但它不是乌鸦,是乌鸫。古人叫它

百舌鸟、反舌鸟。它不仅是捉害虫的能手,还是鸟类中出色的歌唱家,叫声复杂多变,清脆动听。”不一会儿,林中传来鸟儿的鸣叫,啾啾啾、啾溜溜,婉转悠扬,我们都听入了迷。

“爷爷,小鸟冬天吃什么?”孙子好奇地问。我说:“野果、草籽,都是它们过冬的粮食。”我指着街道两旁海棠树上结的红果子说:“你看,好多鸟儿正在吃树上的‘小苹果’呢。我们可不能摘光,要给鸟儿留一些哟!”

从那以后,孙子再也不摘野果玩了。他还学着用小鸟的口吻唱起来: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,怎么爱你都不嫌多……”

# 送你一场雪

◎ 马晓炜

有网友说,传统文化教育要从娃娃抓起。如今儿子八岁了,不仅能随口吟唱二十四节气歌谣,对每个节气和传统节日的习俗更是说得头头是道。

不过在传统文化启蒙这条路上,并不总是风和日丽。这不,小雪节气已至,我们居住的城市仍是一派“十月小阳春,无风暖融融”的景象。别说雪花,连寒冬的影子都难寻觅。难怪和儿子聊起小雪“虹藏不见,天气上升”的物候、说起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的古诗时,他总是睁着圆溜溜的眼睛,满脸难以置信:“爸爸,雪呢?你说的雪在哪里呀?”是啊,哪个孩子不向往银装素裹的天地?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滚雪球——那些童话里的雪地乐趣,才是他心心念念的冬天。

对生活在江南水乡的人们而言,节气到了却无雪、少雪,早已是常态。可年幼的儿子哪里懂什么气候差异,他只知道:小雪就该有雪,大雪该见白。我耐着性子解释,“小雪”是气候概念,并非一定下雪;气象上的降雪需要满足特定条件。可无论我怎么掰开揉碎地讲,儿子依旧一脸懵懂,盼雪的心情反而愈发急切,整天念叨:“明天会不会下雪呀?”

看着小家伙渴望的眼神,我郑重许诺:“爸爸一定让你尽快见到一场雪。”儿子兴奋地拉住我的衣角,要我立刻兑现。我神秘地告诉他:“雪正从北方赶来呢,等周日爸爸不忙了,咱们就去迎接它。”

转眼到了周日,早饭还没吃,儿子就催我出门“迎雪”。我们径直奔

向秦淮河畔。一踏上河堤,城市的喧嚣戛然而止。蜿蜒的步道沿河伸展,脚下落叶松软,沙沙作响。河面烟波浩渺,恬静如带。举目望去,两岸树木褪去夏日的浓绿,染上浅黄、深褐,黄绿交织,层次分明,俨然一幅“细雨生寒未有霜,庭前木叶半青黄”的浅冬画卷。儿子望着眼前的景色,忍不住张开双臂,仰脸闭眼,深深呼吸。

或许是脚步太欢,惊起了芦苇丛中的水鸟——“嗖”的一声,它们扑棱着翅膀,鸣叫着飞向远方。儿子兴奋地大声吆喝,追逐着鸟群,寂静的河滩顿时热闹起来。

待鸟儿消失在视野中,儿子突然跑回我身边,一脸认真地问:“爸爸,我们就是在这里等雪吗?可这儿没

# 什么才是最好的礼物

◎ 刘敬

女儿放学回家,书包还没放下就跑到我面前,眼睛亮晶晶的:“老爸,我闺蜜下周过生日,你说送什么礼物好呢?”我正批改学生作业,抬头笑道:“既然是‘闺蜜’,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,想送什么就送什么呗!”

女儿却撅起小嘴:“我就是没想好才问你的呀!不过呢,必须是她很喜欢、我也拿得出手的。”我不由一愣,小小年纪,考虑得还挺周全。忽然想起她房间抽屉里那两盒俄罗斯巧克力——是我老同学从国外带回来的特产,或许因为口味独特,女儿特别宝贝,一直藏在抽屉最里面。前

偏瘫了,说话都不利索,却总爱把亲戚送的罐头、蛋糕这些礼物收着、藏着,留给你寒暑假回去吃。那时候老家穷,罐头什么的都是‘奢侈品’,有回蛋糕都发霉了,曾祖母看不清,还硬要你吃。你呢,怕她伤心,就假装没看见,笑眯眯地全吃了……”

女儿一口气说完,又撇撇嘴补充道:“可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呀,现在谁还稀罕罐头和蛋糕啊!”我摇摇头,认真地说:“傻丫头,重点不是罐头和蛋糕。曾祖母把自己最珍视、最舍不得吃的东西留给我,那是她能拿出的最真诚的爱啊!好朋友之间不也是这样吗?”

我顿了顿,注视着她的眼睛:“礼物的珍贵不在价格,而在心意。把你最爱的巧克力送她一盒怎么样?”女儿立刻瞪大了眼睛:“啊?那可是我最喜欢吃的!别的都行,这个……我得考虑考虑。”说着还偷偷瞟了一眼自己的房间,生怕巧克力突然飞走了似的。

我放下红笔,轻轻摸了摸她的小脑袋:“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曾祖母的事儿吗?”女儿眨着眼睛,叽叽喳喳地复述起来:“当然记得!老爸你16岁去省城读中专时,曾祖母已经中风

我也笑了,心里一阵轻松。

# 窗外

我坐在窗前,守着一片暖暖的香甜,守着一寸被糖炒栗子熏香的岁月。

暮色如墨,缓缓漫过梧桐枝头时,人民路老巷口的糖炒栗子摊准时腾起了袅袅白雾。那雾气轻软,像是秋天呵出的一口气,带着甜香,在渐沉的夕光里舒卷、飘散。

在窗框裁出的这幅画里,摊主老周正不疾不徐地准备着他的木铲与铁锅。那条洗得泛白的蓝布围裙,边缘处缀着星星点点的糖渍,像不经意间落下的蜜色星辰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他微微佝偻着腰,手持一柄光滑的长木铲,在浑圆的栗子间缓缓翻搅。“沙——沙——”那声音绵密而安稳,裹着焦糖的暖香,不疾不徐地,融进了薄暮,也淌入了我的小窗。

几片金黄的银杏叶,旋转着、舞着,悄然落进摊边的竹篮里。那是老周清晨特地拾来的秋光,他说,非得有这样的秋色衬着,才能炒出一锅真正脆香的秋天。

“老周,来二斤。”

穿驼色大衣的老太太踮着脚递过纸袋,白皙的发丝间仿佛也浸透了桂花的甜香。老周抬起头,眼角漾开的皱纹里,仿佛盛着三十载温厚的流光:“王妹妹,这锅的火候,正好。”他手腕一抖,漏勺轻巧地捞起一捧栗子。深褐的壳上,宝石般的糖衣,在初亮的路灯下,泛出晶莹。

旁边的铝壶“咕噜咕噜”地哼唱着,那是老周特意熬的桂花蜜。许多年前,他和老伴在城隍庙摆摊时,这便是她的主意:“炒栗子的活计,就像过日子,苦里头带点甜蜜。”自此,每年桂花盛开时,他总要熬上这么一锅。“如今的年轻人啊,就念着这一口老味道。”他絮絮地说着,木铲轻敲

锅沿,发出叮叮的脆响,像是为这暮色打着的轻柔节拍。

窗户的右下方,一个穿校服的女孩蹲在摊前写作业。数学卷子上的函数题被糖炒栗子的香气熏得软软的。“伯伯,能给我颗生的吗?”她指了指箩筐里青黄的栗子,眼睛亮得像夜里的繁星。老周挑了颗最圆的递给女孩。女孩嗑开时,清甜的汁水溅到衣服上,她慌乱地擦着,却笑了。

晚风卷着桂花香、栗子香、烤红薯香,跌跌撞撞地扑向我的窗前,在画框中织成一张温柔的网。放学的孩子追着影子跑过,自行车铃“叮铃”撞破暮色,买菜的阿姨拎着芹菜驻足,跟老周唠叨两句家常。穿西装的年轻人捧着栗子站在路灯下,手机屏幕亮着,却迟迟没有按下去——他给妈妈发的消息停在“今晚回家吃饭吗”,而怀里的纸袋冒着热气,把那个“想”字捂得滚烫。

当最后一锅栗子的香气在夜色中散去,窗棂间的日影也已悄然转向。老周收拾着锅勺,动作缓慢而郑重。他用抹布细细擦拭着锅底,黝黑的锅面映出他不再年轻的面容——白发似乎比去年又多了几许,可那双眼睛,依旧清澈、明亮。“明天该进新栗子了,”他对着摊在脚边的流浪猫轻声说,“要甜的、绵的,像你小时候吃的那样。”

窗外,人影在暮色中渐渐隐去,巷口的桂花香与栗子香依旧缠绵不绝。几个栗子壳散落在青石板上,像秋天遗落的标点。那香气穿透我的窗户,穿过被暖阳浸透的无数个黄昏,植入进这个城市的记忆里。

重庆市江津区江津中学2027届19班 赖奕含  
指导老师 施崇伟

# 半日清闲

一草一木,一风一露都是时光寄来的温柔信笺。

晨时的光裹着薄雾,是淡淡的金,从窗帘缝溜进,伏在案头书页上,像撒了把碎金。透过纱帘的暖光轻轻抚着房间,连桌上的水杯都映着细碎的亮。推开窗,风携着草木的清芬和晨露的凉润扑过来,一下子驱散了残留的倦意。这般好时节,怎能困在窗前?索性往邻街公园走去,寻半日清闲。

行至园门,便踩进了松软的草丛。草叶上的露水沾湿了鞋面,慢慢洇开一小片湿痕,每走一步都带着草木的清新。草叶轻轻蹭着脚踝,像把晨露的凉润悄悄递到了心里,连脚步都跟着轻快起来。

没走多久,一片竹林就展现在眼前。顺着人口往里走,脚下的青石板浸着浅水,偶尔有草叶从石板缝里钻出来,风一吹,就跟着脚步轻轻摇晃。露水裹着竹叶,垂在叶尖,风稍大些,就“滴答”一声落在石板上,碎成一小片清凉。竹林里的风裹着清苦的竹香,混着泥土和露水的腥甜,深吸一口,连心里都觉得清爽。阳光透过竹叶缝,把露水照得像碎钻,落在石板上、枯草上,连空气里都飘着细碎的光。走着走着,隐约听见清水撞着石壁的声音,绕过几丛密竹,眼前忽然亮堂——这里藏着一方鱼塘。水面映着竹影,像浸了绿的玉,光束从叶间落下,几只小飞虫在光里穿梭,忽隐忽现。这池塘安安静静的,却像藏着好多故事,默默看着来往的人。

取出鱼食撒向水面,平静的塘面一下子热闹起来。锦鲤们红的像小火团,金的如碎锦缎,挤挤挨挨地抢食,尾鳍扫起的水花混着竹叶上的露水,溅在手背,凉丝丝的。竹影在塘面被鱼群搅成一圈圈绿纹,闹哄哄的,却透着说不出的清宁。

鱼儿散了,我寻了塘边的石凳坐下。风带着竹香和水的清凉吹过来,想起“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”的闲适。望着天上的流云跟着水面轻轻晃,竹影也在风里摇啊摇,心里的琐事像塘面的涟漪,慢慢就散了。

风渐渐添了暖意,返程时路过芙蓉花丛。淡粉的花朵开满枝头,像展开的绸缎。摘一朵握在手里,指尖沾着阳光的温度,忽然就懂了:我们总忙着追远方的风景,却忘了身边沾着露水的草、摇着影子的竹。这半日清闲,和草木待在一起,看锦鲤嬉戏,才知道诗意不在别处,就在草木的呼吸里,在慢下来的时光里。只要停下脚步,就能接住时光递来的那封温柔信笺。

四川省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高一(7)班 钟莞娜  
指导老师 关志敏